老子解
蟾仙解老
道德眞經集解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老子解

蘇轍注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老子解卷之一

宋蘇轍子由註

道經

道可道。非常道。

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爲義。禮不可以爲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在禮爲禮。在智爲智。彼皆不常。而常道不變。不可之常如此。

名可名。非常名。

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方圓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自其無名。形而爲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爲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徼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徼。則精而不遍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爲有。有復而爲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殊。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言玄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天下以形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眞美且善哉。彼不知其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聲音前後之相奪。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爲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當事而爲無爲之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

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爲之。而未嘗有未嘗恃。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卽無爲不言之報。聖人且不知其爲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夫惟弗居是以弗去

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尙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尙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而至於盜見所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尙之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以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尙之寶貨而貴之衒可欲而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舉而盡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

嘗使民無志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不以三者衒之則民不知所慕澹然無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

爲無爲則無不治

因三者之自然而不尙不貴不見所謂爲無爲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

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於妄。不搆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其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之。然亦不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之或先者矣。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爲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時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言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之有囊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爲極巧矣。然橐籥則何爲哉。蓋亦虛而不屈。

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大。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衆形。亦若是而已矣。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爲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谷神不死。謂之玄牝。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尙無有生。安有死耶。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謂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聲而不見其所生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自是生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用之而不勞矣。

天長地久。

天地雖大。而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求以成其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耳。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地一生水。蓋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深。默而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

有。尙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尙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尙然。而況於人乎。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爲物。魂爲神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爲物。故雜而止。魂爲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於人爲性。而性之妙爲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爲物遷。雖其魄爲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於聲色。鼻口勞於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於古之眞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

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鬬。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謂之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爲柔。實之極爲剛。純性而亡氣。是謂之至柔。嬰兒不一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能嬰兒極矣。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聖人外不爲魄所載內不爲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

愛民治國能無知乎

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所以害之治國者適所以亂之也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得則患失則先事以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暮皆失之矣故所謂能雌者亦不失時而已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知之乎明白四達心也夫心一而已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爲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竭智盡物以爲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有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知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於性。方其有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有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田獵。未嘗不爲。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爲病。而聖人獨以爲福。何也。聖人爲腹。而衆人爲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於內者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生。

何謂寵辱。辱寵。一作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爲上。而以辱爲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於寵。則寵顧爲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而已。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貴之爲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事難於履大患。不難於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於履患。而教之以難於有身。知有身之爲難。而大難去矣。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忘失本性。而惟身之爲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病疾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失之交。攖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以托於天下。

人之所以驚於權利。弱於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凡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予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有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後可耳。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搆。然後分裂四出。爲視爲聽爲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

爲一。則日遠矣若推而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物之有形者。皆根於陰陽。故上皦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皦。雖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推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爲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無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一作物之象。是謂忽恍。

狀其著也。象其徵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忽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以一作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疾徐在我矣。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粗盡而徵。徵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

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一作與兮若冬涉川。

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爲。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

猶兮若畏四鄰。
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
儼兮其若容。一作客
無所不敬。未嘗惰也。
渙兮若冰之將釋。
知萬物之出於妄。未嘗有所留也。
敦兮其若樸。
人僞已盡復其性也。
曠兮其若谷。
虛而無所不受也。
渾兮其若濁。
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世俗之士以物汩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

謂動者。亦若是耳。

保此道者不欲盈。

盈生於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

夫惟不盈。故能蔽（一作敝）而不新成。

物未有不蔽者也。夫惟不盈。故其蔽不待新成而自去。

致（一作至）虛極。守靜篤。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爲極與篤。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況於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極虛篤靜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爲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者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知以知之矣。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生。譬華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濤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耳。

歸根曰靜。

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能靜。

是謂復命。

命者性之妙也。性猶可言。至於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學道。必始於窮理。中於盡性。終於復命。仁義禮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向其名而爲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搆於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爲力也勞。而爲功也少。聖人不爲物所蔽。其性湛然。不思而得。不免而中。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焉。則幾於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爲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

復命曰常。

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其常者。惟復於性而後湛然常存矣。

知常曰明。

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而非明也。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妄作而凶。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

知常容。

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無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

哉。

容乃公。

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而尙誰私乎。

公乃王。

無所不公。則天下皆往而歸之矣。

王乃天。

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

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然而復欲進於此。則不能矣。

太上下知有之。

以道化育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亦知有之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以政齊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

信不足焉。有不信。

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之以仁義。重之以政刑。而民始不信矣。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聖人自信有餘。其於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已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也。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老子解卷之二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中而民不知大道既廢而仁義見矣智慧出有大僞

世不知道之足以統御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始以僞報之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而稱舜無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昫以沫相濡以濕不如相忘於江湖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爲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爲以功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棄智則利民百倍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仁義所以爲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爲之也故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便物也。二者非以爲盜。而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功棄利。則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世之貴此三者。以爲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功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之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而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施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失眞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僞。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於此。必略於彼矣。

絕學無憂。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圓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也。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爲主。不

學而不少。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安用絕學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爲恭。阿之爲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乎善惡之相交反也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出於性。而皆成於妄。如畫馬牛。如刻虎彘。皆非其實。潛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苟知此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無足怪矣。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爲。吾亦爲之。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行於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攖於物者。惟心而已。

荒兮其未央哉。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囂然從之而不知其非。惟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爲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於一。超然其若遺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沌沌若愚而非愚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世人以分別爲智。聖人知羣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

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

忽兮若海。不見其津涯也。漂然無定。不見其所止宿也。

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

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德全備。若無所施。故疑於頑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道者萬物之母。衆人狥物忘道。而聖人能遺萬物。以道爲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於母而已。

孔德之名。惟道是從。一作容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者也。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於恍惚者。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方有無之未定。恍惚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渺。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物至於成形。則眞僞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僞也。眞僞既雜。自一而爲二。而爲三。紛然錯出。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惟未嘗去。故能閱衆有之變也。雖萬物之美。不免於變矣。甫者美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也。

曲則全。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故物不逆。不逆故全也。

枉則直

直而非理。則非直矣。循理雖枉。而實天下之至直也。

窪則盈。
衆之所貴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
敝則新。
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敝矣。而日新之所自出矣。
少則得。
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
多則惑。
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
是以聖人抱一而爲天下式。
敝則新。少則得。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
不自見。故明。
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爲之不暇。何暇及物哉。
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自不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莫能與之爭。
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世以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復歸於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希言自然。

言出於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所謂希言也。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於上。陰伏於下。否而不得洩。於是爲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於希。行出於夷。皆由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爲不若詭辨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一作失）

孔子曰。苟至於仁矣。無惡也。而況志於道者乎。夫苟從事於道。則其所爲合於道者得道。合於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於物。然必有得於道德矣。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夫惟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人果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爲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爲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者之流。亦若是矣。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譬如飲食。適飽而已。餘則病。譬如四體。適完則已。贅則累。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其體。於人爲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耳。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于羣有。而未嘗殆。以此化育萬物。則皆有其母矣。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名曰之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由道言。則雖天地與王。皆未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一日復其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鎭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爲根。躁以靜爲君。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行欲輕而不離輜重。觀雖樂而不離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

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萬物之數。畢陳於前。善計安用籌策。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彼方執策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哉。

是謂襲明。

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爲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可謂善救人矣。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不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聖人之妙。雖智有所不諭也。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雄雌先後之及我者也。黑白明暗之及我者也。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明而惡暗。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之及我。不若明暗之切。明暗之及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不爲。不若知

而爲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性者也。知性而爭心止。則天下之爭先者也。將皆歸之。如水之赴谿。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未能用也。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者也。居暗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逃矣。故衆則之以爲法。雖應萬物。而未嘗用。未嘗窮。故曰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慽。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於朴。

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聖人既歸於朴。復散朴而爲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之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非其有所割裂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

若欲取而爲之。則不可得矣。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凡物皆不可爲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爲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猶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陰陽相傾。大小相使。或行於前。或行於後。或呴而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壞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也。然世之愚人私己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不廢則折。聖人知其不可逆。則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傷物。天下而無患矣。此不爲之至也。堯舜之於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於散者。由此故也。易之泰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裁成而輔相之。使不至於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皇漢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兵之所在。民事俱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谷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強天下者耶。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勿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惟有道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老乎。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以之濟難而不以爲常。是謂不處。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一本無美而下九字）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理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道無常名。（一作常無）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將自賓。

朴性也。道常無名。亦不可名矣。故其爲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朴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賊守之。則塵垢糠粃。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

天地之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沖氣升降。相合爲一。而降甘露。胎然被於萬物。無不均遍。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貴賓萬物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天（一作）亦將知之。（一作）知之（一作）所以不殆。

聖人散朴爲器。因器制名。豈其狗名而妄朴。逐末而喪本者。蓋亦知復於性。是以乘萬物變而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宗。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分別爲智。蔽盡爲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於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故克己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強也。

知足者富。

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也。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則是終身不能富也。

強行者有志。

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

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

死而不亡者壽。

生死之變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不生不死者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名有。

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恃之以爲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惟道而已。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爲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大而有爲大之心。則小矣。

執大象。天下往。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於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闋餌盡。將捨之而去矣。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

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及。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聖人之於世俗。其迹固具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

柔弱勝剛強。

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而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較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方其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爲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前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脫於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無所不爲。而無爲之之意耳。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聖人以無化萬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爲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僞自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爲之動。終以無名之朴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

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聖人中無抱朴之念。外無抱朴之迹。故朴全而用大。苟欲朴之心尚存於胸中。則失之遠矣。

老子解卷之三

德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無爲而有以爲之。則猶有爲也。惟無爲而無以爲之者。可謂無爲矣。其下非爲不成。然猶有以爲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仁義皆不免於爲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爲爲勝。義以有以爲爲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所以養民者極矣。故爲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強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兵起。則徒作而無術矣。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燦然。而其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於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爲前後。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冥行於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爲明。而不知至愚之自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世之鄙夫。樂其有德於下而妄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爲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爲天下正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

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

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谷不得一。未遽盈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蹶也。然其極必至於此耳。

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

天下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下之至微也。此所謂賤與下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昔之爲此稱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

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輪輻。蓋軫衡轅轂轡會而爲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有之爲車。所謂無之以爲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爲天地耶。侯王將以貴爲侯王耶。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爲天地侯王者。而莫或之知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若玉之碌碌。貴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反者道之動。

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所自起也。

弱者道之用。

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萬物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世之不知靜之爲動。弱之爲強。故告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母制子。而未聞以子制母者

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

故建言者有之。

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一作纇

無所不照。而非察也。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先也。或夷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

上德若谷。太白若辱。

上德不德。如谷之虛也。使白而不受汙。此則不屑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

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

廣大而不可復加。則止於此而已。非廣也。因物之自然而無所立者。外若偷惰。而實建也。體性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眞者。外若渝也。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

全其大方。故不小立圭角。惟器之大。故不可近用也。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非耳之所得聞。非目之所得見也。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道之所寓。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於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惟其所寓。推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夫道非一非二。反其與萬物爲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物。雖有萬不同。而莫不負陰抱陽。沖氣以爲和者。蓋物生於三。而三生於一。理之自然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一作亦我教之義）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世以柔弱爲損。強梁爲益。不知其非也。故將使天下之教者。皆以此教之曰。不見強梁者之不得其死

乎。強梁妄之極也。人知強梁之不免於死。則知妄之不可爲。知妄之不可爲。而後可與語道矣。故曰吾將以爲教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靡不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爲。故能役使衆強。出入羣有。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猶未爲妄我也。夫妄我者。身且不有。而況於名與貨乎。然貴以身爲天下。非忘我不能使天下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而後知貴身。知貴身而後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

得與亡孰病。

不得者以亡爲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有甚於亡者。惟齊有亡。均得失。而後無病也。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愛之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爲。不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天下以不缺爲成。故成必有弊。以不虛爲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於大成而不恤其缺。期於大盈而不

惡其沖。是以成而不弊。盈而不窮也。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訥。

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若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辨而不訥。其辨必窮。固理而言。雖訥而辨。

躁勝寒。靜勝熱。淸靜爲天下正。

成而不缺。盈而不沖。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辨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而非其正也。惟淡然淸靜。不滯於一。非成非缺。非盈非沖。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辨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爲天下正矣。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田。

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卻走馬而糞田。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足其足者。其禍又甚於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爲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者所寓而足。故無不足也。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性之爲體。充遍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爲物所蔽。性分於耳目內爲身心之所紛亂。外爲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矣。

爲學日益。

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不免爲累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爲道日損。

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是之謂損。孔子謂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去妄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妄之心猶存。及其無妄。此心純性而無餘。然後無所不爲。而不失於無爲矣。

取（取上一有過字）天下（一本有者字）常以無事。及（一本有其字）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於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爲。故無事。其心見於外。而物安之。雖欲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爲形。在方爲方。在圓爲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爲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而吾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所以信之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無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

聖人在天下怵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天下善惡信僞。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怵怵以天下混其心。無善惡無信僞。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出生入死。

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因萬物取生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自以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死生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趨於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也。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卽死之徒也。人之所賴於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之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爲德。牧養羣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因萬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柔剛相交。而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道尊而德貴。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位而德有名

故也。若恃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矣。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

既知一作得其母。復以一作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狥物。目悅於色。耳悅於聲。開其悅之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陷溺而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狥之也。

見小曰明。守弱曰強。

悅之爲害。始小而浸大。知小之將大而閉之。可謂明矣。趨其所欲而不顧。自以爲強。而非強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矣。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習襲一作常。

世人開其所悅。以身殉物。往而不返。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如已身不與也。夫耳

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臭。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物而不窮。殃不及於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體道者無知。所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有所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大道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爲迂緩。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自所設施者。皆欲速者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盜哉。

若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飭末廢本以施設爲事。誇以誨盜哉。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惟聖人知性之眞。審物之妄。捐物而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之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

修之於身。其德迺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迺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身既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於治天下可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之以天下觀天下。亦若吾之以身觀身者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其用也。夫嬰兒淡然無欲。其體則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心。物無與敵者。而曷由傷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

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

終日號而不嗌。和之至也。

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啞。終日號而不啞。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矣。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妖也。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

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言。而與道同矣。

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疏。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爲親疏。等觀順逆。而孰爲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爲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爲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爲正。以用兵爲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惟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矣。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

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人不務本而趨末技。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僞。而多爲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矣。

老子解卷之四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訞。（妖一作）民之迷。其日固久。

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晝夜寒暑之相代。正之爲奇。善之爲訞。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正。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於萬物之表而覽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其民醇醇。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爲至。彼方且自以爲福。而不知禍之伏於其後。方且自以爲善。而不知訞之起於其中。區區以察爲明。至於甚察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劌一作）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於一偏也。而不及者。則此世俗所謂悶悶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尅。無不尅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凡物方則割。廉則劌。直則肆。光則耀。惟聖人不然。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

苟誠有而能嗇。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已服。斂藏而用。至於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尅。則物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世之小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保其國家。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有國。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能嗇則一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聖人無爲。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求。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神矣。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耳。非神之不傷人。聖人未嘗傷人。故鬼能無爲耳。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人鬼之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也。故德交歸之。

大國者下流。
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衆動之赴靜。猶衆高之赴下。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大國能下。則小國輔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世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奧。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惟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人。今誠有人善言之。則可以爲市於世。尊行之。則可以加於人矣。朝爲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一有也字）不曰求以（一作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汙矣。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聖人爲無爲。故無所不爲。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於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而已。

蓋人情之所不能忘者怨也。及其愛惡之情忘。則雖報怨。猶報德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者哉。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未泮。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於既成也。故爲之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超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治亂禍福之來。如彼三者。積小以成大。聖人待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至。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厚耔之。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卻也。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爲非爲不成。

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爭贅。是以禍至於不救。福至於不成。其理然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

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世人存心於得喪。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則未有不以爲敗之者矣。故曰愼終如始。則無敗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人皆狥其所欲以傷物。信其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傷於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雖學而不害於理。然後內外空明。廓然無爲。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古之所謂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古之所謂智者。知道大全。而覽於物之始終。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於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爲。則雖有過。亦小矣。

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而上下交相賊矣。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天下皆謂我道大侶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

夫道曠然無形。頹然無名。充遍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爲大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而何足大哉。

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道以不似物爲大。故其運而爲德亦悶然。以鈍爲利。以退爲進。不合於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尙廣大。誇進銳。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

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世以勇決爲賢。而以慈忍爲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於勇也。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爲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於廣也。世以進銳爲能。而以不敢先爲恥。不知進銳之多惡於人。而不敢先之樂推於世。其終卒爲器長也。蓋朴散而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自朴成器。始有屬有長矣。

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

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爲衆所疾。故常近於死。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以慈衛物。物之愛之。如己父母。雖爲之効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衛之矣。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戰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當以武爲本。行之不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以我故殺人也。以我故殺人。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於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爲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無意於爭。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耶。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聖人以慈爲敵。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爲慈矣。兩敵相加。而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則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已。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於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於起居飲食之間。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萬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

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惟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已。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一作之）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衆人之所能知。亦不足貴矣。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耳。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知無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者上。不知而知者病。既不可不知。又不可知。惟知知之爲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夫惟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莫能加。此所爲大威也。人常患溺於衆。妄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雜然乘之。終身惴慄之不暇。雖有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死生。齊得喪。坦然無所怖畏。則大畏熄

然見於前矣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性之大。可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肢九竅爲己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蕞然其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身之狹也。則愀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囿於物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夫唯聖人不狹不厭。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辨。既不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以示人。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矣。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爲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故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

天不與物爭於一時。而要於終勝。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未有求而不應者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非有召之者也。繟然。舒緩貌。繟然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所及也。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世之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見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疎而多失也。惟能要其終始。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疎而不失也。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

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司殺者天也。方治之世。而有詭異亂羣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天之所棄。而吾殺之。則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上以有爲導民。民亦以有爲應之。故事多而難治。上以利欲先民。民亦厚其生而求利不厭矣。夫貴生之極。必至於輕死。惟無以生爲。而生自全矣。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則敗速矣。木自拱把以上。則近於伐矣。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精必柔弱。粗必強大。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下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有道者贍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無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夫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除其本而欲知其末。故外和而內未忘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契之左右。所以爲信而息爭也。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爲常。馳騖於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妄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之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懟將渙然氷解。知其非有矣。而妄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則得之矣。

小國寡民。

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以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耳。

使有什百人之器而不用。

民各安其分。則小有財者不求於世。什百人之器。則材堪什夫百夫之長者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事少民朴。雖結繩足矣。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內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所處爲樂。而不復求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則爲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爲觀而已。故不必信。

善者不辨。辨者不善。

以善爲主。則不求辨。以辨爲主。則未必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爲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窮。然後知一之爲貴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爲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爲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所以大過人。而爲萬物之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爲書。與其所以爲道之大略也。故於終篇復言之。

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游僧聚焉。有道全者住黃蘗山。南公子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游。嘗與予談道。予告之曰。子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強以誣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全曰。儒墨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子亦何由而知之。試爲我言其略。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從之言異耳。全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是時也。孰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大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于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已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然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

論也。是時予方解老子。每解一章。輒以示全。全輒嘆曰。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餘年矣。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之末。大觀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子由題。

予昔南遷海康。與子瞻邂逅于滕州。相從十餘日。語及平生舊學。子瞻謂予。子所作詩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予至海康。閒居無事。凡所謂書。多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北歸。子瞻至毘陵。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于子瞻爲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侄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廢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使漢初有此書。則孔子老子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然予自居潁川十年之間。於此四書。復所刪改。以爲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爲定。今日益以老。自以是爲足矣。欲復質之子瞻而不可得。言及於此。涕泗而已。十二月十一日子由再題。

蟾仙解老

白玉蟾註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寶顏堂祕笈收有此書故
據以排印原刻本無陸樹
聲及適園居士兩跋茲據
石印本補錄於後

蟾仙解老

宋　紫清眞人白玉蟾註

體道章

道○如此而已。可道。非常道。可說。即不如此。名曰強名道。可名。非常名。謂之道。已非也。無○是道。名天地之始。道生一。即是天地之初。有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有名萬物之母。一無生萬有。萬有歸一無。故常無虛心無念。欲以觀其妙。見物知道。常有守中抱一。欲以觀其徼。身有生死心無生死。此兩者萬有一無。一無亦無。無中不無。同出而異名。萬法歸一。一心本空。同謂之玄。道非欲虛。虛自歸之。玄之又玄。虛裏藏眞。無中生有。衆人能虛心。道自歸之。妙之門。悟由此入。用之無窮。

養生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求爲美名。斯惡已。不得美名。皆知善之爲善。求爲善人。斯不善已。反爲惡人。故有無之相生。無必生有。有必歸無。難易之相成。先難後易。先易後難。長短之相形。道本無形。自相長短。高下之相傾。天旋地轉。本無高卑。音聲之相和。一風所鳴。萬籟皆應。前後之相隨。無必生有。安得不生。往古即今。來今即古。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貴乎自然。行不言之教。道寓於物。萬物作而不辭。倘若不生。安見長存。生而不有。無非妄幻。爲而不恃。今日今日而已。功成而弗居。豈可以夢爲實。夫惟弗居。忘外而不忘其內也。是以不去。一我自存。

安民章

不尙賢。爲子當孝。爲臣當忠。使民不爭。飽不思食。不貴難得之貨。黃金與土同價。使民不爲盜。如意無他。不見可欲。耳目之間。心實在焉。使心不亂。去即喚回。是以聖人之治。多少分別。虛其心。是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

敢爲也。㊀爲無爲。○則無不治。㊁

無源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虛中。淵乎似萬物之宗。心也。挫其銳。斂神。解其紛。止念。和其光。藏心於心而不見。同其塵。混心於物。湛兮似若存。存神於無。吾不知○誰之子。㊂象帝之先。○

虛用章

天地不仁。無心。以萬物爲芻狗。任其自然。聖人不仁。以天地之心爲心也。以百姓爲芻狗。尚自忘我。豈有他哉。天地之間。心也。其猶橐籥乎。運而不息。虛而不屈。用之無窮。動而愈出。純亦不已。多言數窮。如何說得。不如守中。盡其在我。

成象章

谷神不死。此心本無生死。是謂玄牝。同此一天。玄牝之門。念頭動處。是謂天地根。惟心。綿綿若存。只是如此。用之不勤。無爲而已。

韜光章

天長地久。滿然無爲。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心亦如是。以其不自生。此心長存。故能長生。本無生滅。是以聖人我也。後其身而身先。無乎不在。外其身而身存。今古如此。非以其無私耶。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故能成其私。我卽天地。天地卽我。

易性章

上善若水。性猶水也。水善。不爲物所忤而已。利萬物而不爭。初何心哉。處衆人之所惡。於我何有。故幾於道。心亦如此。居善地。無所擇也。心善淵。有所養也。與善仁。無分彼此。言善信。眞實。正善治。無性不正。事善能。無爲而無所不爲。動善時。與時偕行。夫惟不爭。方寸不競。故無尤

矣。亦不以爲福也。

運夷章

持而盈之。無欠無餘。不如其已。放下身心。揣而銳之。貪欲無爲。不可長保。謹而勿失。金玉滿堂。儉視儉聽。豁然有餘。莫之能守。終日如愚。富貴而驕。渴心勿用。自遺其咎。寂然不動。何告之有。功成、名遂、月到天心處。退有風來水面時。身退。天之道。退餘地。

能爲章

載營魄安抱一。○能無離乎。甚處去來。專炁致柔。純清絕點。能如嬰兒乎。混然一片。滌除玄覽。無事於心。無心於事。能無疵乎。身心如一。愛民治國。怡神養氣。能無爲乎。無念無爲。無思無慮。天門開闔。心地開明。能無雌乎。一而不二。明白四達。一理燭物。冰融月皎。能無知乎。終日如愚。生之畜之。一心所存。包含萬象。生而不有。心同太虛。爲而不恃。智周萬象。長而不宰。泰然無我。是謂玄德。○

無用章

三十輻。如三十日是也。共一轂。一月是爾。當其無。月大月小。有車之用。雖是月小。亦成一月。埏埴以爲器。陰陽往來而成造化。當其無。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有器之用。間有不及。亦見天工。鑿戶牖以爲室。萬象森羅。同乎一天。當其無。神不守舍。五官失衛。有室之用。聖愚同性。忘內逐外。故有之以爲利。得此父母之身爲用。無之以爲用。存我厥初同然之性。無內無外。

檢欲章

五色青、黃、赤、白、黑。令人目盲。其機在目。志之所之。五音宮、商、角、徵、羽。令人耳聾。貪外喪內。五味甘、辛、鹹、酸、苦。令人口爽。忘其自然。馳騁田獵。心猿意馬。令人心發狂。不定身心。無所歸宿。難得之貨。金玉何用。令人行妨。所寶惟心。貴乎守一。是以聖人爲腹。其樂也內。不爲目。耳隨聲走。眼被色瞞。故

去彼取此。見色明心。聞聲悟道。

厭恥章

寵辱若驚。無榮無辱。此心泰然。貴大患若身。思患預防。何謂寵辱。貴賤貧富。辱爲下。人之所惡。一得之若驚。荷非吾本辱作寵。之所有。失之若驚。雖一毫而莫取。是謂寵辱若驚。於我何有。何謂貴大患若身。安危累吾心。得喪累吾性。吾所以有大患者。心之不寧。身之不安。爲吾有身。有我則有身。無我則無身。及吾無身。湛然一天。我亦非我。吾有何患。忘我忘世。天眞自然。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心猶君也。可以久而勿失。身猶天下。則可寄於天下。百年如過客。萬物如逆旅。愛以身爲天下者。能治其身。亦猶治國。乃可以託於天下。

贊玄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身中之心。聽之不聞。名曰希。心中之性。搏之不得。名曰微。性中之神。此三者不可致詰。不可以說說。惟當以會會。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性無體。其下不昧。神無方。繩繩兮不可名。綿古亘今。昭然獨存。復歸於無物。見物便見心。是謂無狀之狀。心無形相。無物之象。性無形象。作無象之象。本是謂惚恍。神無來去。迎之不見其首。其來非今。隨之不見其後。其去非古。執古之道。無本圓成。以御今之有。本無生死。能知古始。古卽今。今卽古。聽其自古自今。是謂道紀。如是如是。

顯德章

古之善爲士者。明心見性。微妙玄通。允執厥中。深不可識。吾道一以貫之。不可得而聞也。夫惟不可識。惟精惟一。故強爲之容。謂之道也。皆吾心焉。

豫兮若冬涉川。得處徹骨。猶兮若畏四隣。君子愼其獨。儼兮其若客。毋不敬。渙兮若氷之將釋。心開神悟。敦兮其若樸。終日不違。如愚。曠兮其若谷。庶乎屢空。億則屢中。渾兮其若濁。心與道冥。孰能濁以澄之徐淸。澄之不淸。撓之不濁。孰能安以名動之徐生。昔既不生。

今亦不滅。保此道者。道不假脩。但莫染汙。不欲盈。道無窮。心無盡。夫惟不盈。有成者有敗。道本無成敗。故能敝。潛龍勿用。不新成。是變了也。

歸根章

至虛極。忘形。守靜篤。忘心。萬物並作。忘物。忘我。吾以觀其復。回光返照。見天地心。夫物芸芸。身外無爲。各復歸其根。洞見本來。靈光獨耀。歸根曰靜。無生無滅。靜曰復命。我無生死。我能生死。我不能無生死。我本無生死。復命曰常。常光現前。如如不動。知常曰明。心死方得神活。魄滅然後魂昌。不知常。道不可以須臾離也。妄作凶。一念所形。無非妄幻。知常容。其大無外。容乃公。其小無內。公乃王。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王乃天。本有之天。天乃道。一炁之始。萬象之祖。道乃久。道即心。心即道。沒身不殆。心無生死。道無往來。

淳風章

太上。心之精神。是謂之聖。下知有之。萬物皆有此理。其次親之譽之。有物生天地。無名本寂寥。其次畏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其次侮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信不足。不知有此理。焉有不信。平常心是道。倘何言哉。功成事遂。此理素存。此心素有。百姓皆謂我自然。圓陀陀光燦燦。淨躶躶。赤洒洒。

俗薄章

大道廢。自昧固有之性。有仁義。非其本眞。智慧出。終非本然。有大僞。即不自然。六親不和。自相分別。有孝慈。蓋所當然。國家昏亂。生死岸頭。有忠臣。到此方知有所養也。

還淳章

絕聖。任其天然。棄智。寂然無念。民利百倍。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絕仁。聽其自爾。棄義。皇恤有餘。民復孝慈。安時處順。絕巧。忘機。棄利。泯慮。盜賊

無有。心兵不起。方寸太平。此三者。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以爲文不足。使其使然。執若自然。故令有所屬。應無所著。洞然無我。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見素抱樸。

異俗章

絕學無憂。無事無爲。何思何慮。唯之與阿。一氣聚散。相去幾何。所過者化。善之與惡。一念動靜。相去何若。所存者神。人之所畏。生死亦大矣。不可不畏。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荒兮其未央哉。流浪生死。沉滯聲色。衆人熙熙。守眞之志不堅。逐物之情易蕩。如享太牢。於道無味。如春登臺。恣縱情慾。我獨泊兮其未兆。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如嬰兒之未孩。冥冥然而無所知。寂寂然而無所爲。乘乘兮若無所歸。應無所口。而生其心。衆人皆有餘。不知戢斂。而我獨若遺。唯恐失之。我愚人之心也哉。離種種邊。名爲妙道。沌沌兮。觀空亦空。俗人昭昭。耳目所娛。內眞已喪。我獨若昏。終日如愚。俗人察察。用心不已。勞神不止。我獨悶悶。若有所思。寞無思者。忽兮若海。道無邊際。漂兮若無所止。一心自如。萬物無著。一本作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一人之心有限。萬機之事無窮。而我獨頑似鄙。身如槁木。心若死灰。我獨異於人。人道不遠人。遠乎道。而貴食母。夫道一而已矣。

虛心章

孔德之容。大無不包。惟道是從。細無不入。道之爲物。○惟恍惟惚。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惚兮恍兮。即心即道。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即道即心。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心與道合。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心無所始。亦無所終。其名不去。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以閱衆甫。萬物之中。惟道爲大。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五行之中。人最靈。以此。○

益謙章

曲則全。性不可窮。枉則直。神不可測。窪則盈。心不可盡。弊則新。以心盡心。少則得。以性窮性。多則惑。以神測神。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心即性性即神神即道。不自見。故明。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不自是。故彰。多少分明。不自伐。故有功。心上工夫。何分彼此。不自矜。故長。寸心不昧。終古長存。夫惟不爭。忘我。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我尚自忘。何況非我。古之所謂曲則全者。性不可窮。豈虛言哉。是眞實者。誠全而歸之。一念既正。無往不正。

虛無章

希言自然。無可得說。飄風不終朝。有爲者也。驟雨不終日。何可長也。孰爲此者天地。終不可久也。天地尙不能久。無非妄幻。而況於人乎。惟此心爲實。餘者即非眞。故從事於道者。了心而已。道者同於道。無思即道。德者同於德。爲無忘。失者同於失。忘所忘。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焉。自信不及。有不信焉。日中逃影。疾走渴死。

苦恩章

跂者不立。心如墻壁。跨者不行。心性無染。乃可入道。自見者不明。體露眞常。皆是虛妄。自是者不彰。凡所有相。不可以聲色求。自伐者無功。不可以名相見。百念風消而風止。寸心霜降而水澗。自矜者不長。眞淨明妙。虛徹靈通。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物或惡之。瞥起是病。不耀是藥。故有道者不處也。不怕念起。惟恐覺遲。

象元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有物混成。寂兮寥兮。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廓然獨存。周行而不殆。無窮無盡。可以爲天下母。能生天地。吾不知其名。吾。即我也。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無邊。大曰逝。無著。逝曰遠。無盡。遠曰反。無住。故道大。○天大。同乎無始。

地大。同乎無終。王亦大。心君也。域中有四大。靈然獨存。玄之又玄。而王居其一焉。即心是道。人法地。有所據依。地法天。一靈妙有。法界圓通。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如此而已。

重德章

重爲輕根。心爲萬物之宗。靜爲躁君。道爲一心之體。是以聖人。得道之士。終日行。持心抱一。不離輜重。惟恐喪失。雖有榮觀。無所貪著。燕處超然。心超物外。奈何萬乘之主。心也。而以身輕天下。戀有貪生。輕則失臣。情欲所使。躁則失君。無所持守。

巧用章

善行無徹迹。以心知心。善言無瑕謫。以性覺性。善計不用籌策。以神合神。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合於無。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合於無。是以聖人。心一而已。常善救人。視人猶己。故無棄人。凡厥有生。均氣同體。常善救物。見物便見心。見心便見道。故無棄物。心超物外。而不是謂襲明。定能生慧。睿可作聖。故善人者。正已處物。不善人之師。物自我自。不善人者。不可離生死而求心。不可脫心而離生死。善人之資。生死自此心。不貴其師。道無可學。心無可用。不愛其資。寒灰枯木。死心忘形。雖智大迷。一念萬年。是謂要妙。與道合眞。

反樸章

知其雄。神也。守其雌。性也。爲天下谿。心廣體胖。爲天下谿。深妙。常德不離。顚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復歸於嬰兒。無念。知其白。性也。守其黑。命也。爲天下式。空寂合無。專氣致柔。爲天下式。見聞覺知。盡皆空寂。常德不忒。道在萬物。萬物即道。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心也。守其辱。我也。爲天下谷。但可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無。爲天下谷。虛中。常德乃足。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復歸於樸。太易無極。樸散則爲器。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聖人用之。知有此理。則爲官長。如有所長。故大制不割。心同虛空。虛空非心。

無爲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欲行此道。吾見其不得已。道本無爲。天下神器。心之所居。不可爲也。無作無止。無任無滅。爲者敗之。道本圓成。執者失之。愚者逐於外。賢者執於內。聖人皆僞之。吾亦非聖人。故物或行或隨。念茲在茲。或噓或吹。思無邪。或強或羸。善用其心。或載或隳。精思此理。是以聖人我也。去甚、過猶不及。去奢、道常如如。去泰。道無不足。

儉武章

以道佐人主者。道與心合。不以兵強天下。善勝在於不爭。其事好還。歸根復命。師之所處。心兵所起。荊棘生焉。心荒神狂。大軍之後。心與物馳。事與心戰。必有凶年。精欲驅馳。神氣昏耗。故善者果而已。定力所到。不敢以取強。忘我而已。果而勿矜。靜以待之。果而勿伐。默而守之。果而勿驕。存之以和。果而不得已。用之以虛。是果而勿強。虛無自然。物壯則老。心爲物移。是謂不道。性爲心所蔽。不道早已。神爲性所窒。

偃武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以心勝物。終莫能勝。物或惡之。爲物所誘。故有道者不處。不離生死。而離生死。是以君子居則貴左。忘心。用兵則貴右。任眞。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非君子之器。觸來勿與競。過心清涼。不得已而用之。欲求合道。乃不合道。恬憺爲上。寂然。勝而不美。求欲凝神。而美之者。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是樂殺人。用心一處。無事不辨。夫樂殺人者。絕欲。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聖德章

凡百從儉。故吉事尚左。不可師心。凶事尚右。當爲心師。偏將軍居左。省心。上將軍居右。全神。言以喪禮處之。若論此事。如喪考妣。殺人之衆。六賊之兵已息。三尺之火不焚。一本之衆作衆多。以悲哀泣之。心死神存。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孤光獨照。

道常無名。〇樸雖小。亦甚大。天下不敢臣。道爲萬化之君。侯王若能守一。守萬物將自賓。心爲主。物爲客。天地相合。身心一如。以降甘露。大道得矣。民莫之令而自均。心無病而身自安。心無爲而神自化。始制有名。道也。名亦既有。心也。夫亦將知止。性也。一本作天亦將知之。知止所以不殆。神也。譬道之在天下。心之在我。猶川谷之與江海。萬物歸一。歸一而已。

辨德章

知人者智。不爲物所轉也。自知者明。以心合道。勝人者有力。久於其道而化自成。自勝者強。眞積力久。知足者富。何物非道。強行者有志。有志者事竟成。不失其所者久。性常存也。死而不亡者壽。神不亡也。

任成章

大道汎兮。心無所。其可左右。了無所知。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大道無生。萬物自生。不免於生。大道無生。功成不名有。所得。愛養萬物。道能育物。一本作愛養作衣被。而不爲主。忘其所自。故常無欲。而不爲主。可名於小矣。道雖小。含萬物。萬物歸焉。人能虛心。道自歸之。而不爲主。倘自見有於我。將何乎我。可名於大矣。何所不容。是以聖人心也。終不爲大。粟中藏世界。芥子納須彌。故能成其大。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

仁德章

執大象。〇天下往。萬物歸焉。往而不害。道無鬼神。獨往獨來。安平泰。心安則性平。性平則神泰。樂與餌。從心不過客止。邪念自絕。道之出口。淡而有味。淡乎其無味。無味之味。視之不足見。道無形。聽之不足聞。道無聲。用之不可既。道無盡。

微明章

將欲翕之。攝心。必固張之。忘物。將欲弱之。忘口。必固強之。忘我。將欲廢之。忘心。必固興之。忘性。將欲奪之。

忘神。必固與之。忘道。是謂微明。忘其所得。柔弱勝剛強。遊心於物而不爲物所圍。魚不可脫於淵。心不出乎道。國之利器。天理固存。不可以示人。人欲自盡。

爲政章

道常無爲。用之不可既。而無不爲。何所施而不可。侯王若能守。心生於道。萬物將自化。萬化自然。化而欲作。一念欲起。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要知眞一處。當使六用廢。無名之樸。道常無爲。不欲以靜。而無不爲。天下將自正。身心如一。本正作定。

論德章

上德不德。無著。是以有德。不自有其有。下德不失德。有所望礙。是以無德。與道相違。上德無爲。無所事於心。而無以爲。何所爲也。下德爲之。逐妄迷眞。而有以爲。道無可爲。上仁爲之。以心合道。而無以爲。寂然不動。上義爲之。以物爲心。乃昧所見。而有以爲。流而忘返。上禮爲之。道法自然。而莫之應。去道遠矣。則攘臂而仍之。自昧其天。故失道而後德。不能神其神。失德而後仁。不能性其性。夫仁而後義。不可以知知。知即不知。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還淳反朴。居其實。不居其華。收視返聽。故去彼取此。迴光返照。

法本章

昔之得一者。我是何人。天得一以淸。〇地得一以寧。〇神得一以靈。〇谷得一以盈。〇萬物得一以生。〇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〇其致之一也。一者。昔之得一者。天無以淸。將恐裂。天法道。地無以寧。將恐發。地法天。神無以靈。將恐歇。道法自然。谷無以盈。將恐竭。夫道一而已矣。萬物無以生。將恐滅。故去彼取此。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一點不動。萬化自然。

故貴以賤爲本。神者性之基。高以下爲基。性者心之本。是以侯王心也。自稱孤寡不穀。無所用其用。此其以賤爲本耶。惟道爲身。非乎。故致數車無車。無我。不欲琭琭如玉。不有其有。落落如石。冥然自全。一本落落作硌硌。

去用章

反者道之動。以性全神。弱者道之用。以心全性。天下之物生於有。以我全心。一本之物作萬物。有生於無。以無我爲全我。

同異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如無手人欲行拳也。中士聞道。○若存若亡。啞者得夢。下士聞道。○大笑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因理見道。明道若昧。不昧本來。進道若退。爲道日損。夷道若類。不生分別。上德若谷。包含萬化。大白若辱。大無不包。廣德若不足。惟恐不及。建德若偷。常懷此念。一照一用。質眞若渝。不自以爲我。大方無隅。神無所方。大器晚成。道生於萬物之先。而成於萬物之後。大音希聲。無所覺知。大象無形。無所名相。道隱無名。無所可說。夫惟道。○善貸且成。能化其化。而不自化。

道化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㊀三生萬物。㊁萬物負陰而抱陽。㊂冲氣以爲和。三人之所惡。三唯孤寡不穀。三而王公以爲稱。㊃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無一。亦無二。亦我義教之。惟道而已。一本作我亦教之。強梁者心念所形。起滅不停。不得其死。不能至於無我之地。吾將以爲教父。○

偏用章

天下之至柔。道也。馳騁天下之至堅。物我也。無有入於無間。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天下希及之。衆人昭昭。我獨閒閒。

立戒章

名與身孰親。不可使之親。身與貨孰多。不可使之多。得與亡孰病。不可使之病。是故甚愛必大費。溺於情欲。必喪其本。多藏必厚亡。累於貪故。必失其眞。知足不辱。大圓覺滿。知止不殆。應如是住。可以長久。無量無邊。

洪德章

大成若缺。自晦。其用不弊。韜光。大盈若冲。自然。其用不窮。澄慮。大直若屈。順適。大巧若拙。無爲。大辯若訥。忘言。躁勝寒。清者濁之源。靜勝熱。動者靜之基。清靜爲天下正。心無其心。是謂大同。

儉欲章

天下有道。知有此心。卻走馬以糞。忘其所爲。天下無道。不知有此。戎馬生於郊。情欲交戰。罪莫大於可欲。一念易流。禍莫大於不知足。迷己逐物。咎莫大於欲得。豈可更溷一物。故知足之足。有情無情。人人具足。同此一理。常足矣。箇箇圓成。

鑒遠章

不出戶。滯心。知天下。智周萬物。不窺牖。礙肢體。黯聰明。見天道。離形去智。其出彌遠。心包太虛。其知彌少。神道萬國。是以聖人不行而知。明鏡當臺。不見而名。寶劍在手。不爲而成。○

忘知章

爲學日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爲道日損。空諸所有。納此一無。損之又損之。皮毛剝落盡。惟有眞實在。以至於無爲。空寂。無爲而無不爲矣。

化自然。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心不在物無心。及其有事。物來斯照。不足以取天下。棄天下如棄敝屣。

任德章

聖人無常心。不以我爲我。乃見心中心。以百姓心爲心。人心我心同乎一性。善者吾善之。與我同然。不善者吾亦善之。亦與我同。德善矣。同乎自然。信者吾信之。萬神卽一神。不信者吾亦信之。我不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德信矣。誰非此道。聖人之在天下。怵怵。一本作惕惕。爲天下渾其心。忘其所以然。百姓皆注其耳目。任其自爾。聖人皆孩之。無心。

貴生章

出生入死。月圓月缺之類。生之徒十有三。月自初三日生魄。至十五日乃圓。故曰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月自十六日虧。至二十八日喪魄。故曰十有三。人之生亦如月然。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前半月。其上旬之十日。自初一日至初三日。亦十日之三日。其月尙生。後半月其下旬之十日。自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亦十日之三日。其月已死。夫何故。蓋人與月相似。以其生生之厚。同乎天地之一氣耳。蓋聞善攝生者。無思。無慮。陸生不遇兕虎。忘形。入軍不被甲兵。忘我。兕無所投其角。身非我有。虎無所措其爪。我亦非我。兵無所容其刃。夫生死者。特一氣聚散耳。夫何故。是如此。以其無死地。此心自若。本無生死。

養德章

道生之。神也。德畜之。性也。物形之。心也。勢成之。我也。是以萬物物也。莫不尊道而貴德。忘物。道之尊。忘我。德之貴。忘心。夫莫之命。忘性。一本命作爵。而常自然。忘神。故道生之。神全。德畜之。性全。長之育之。心全。成之熟之。我全。養之覆之。物全。有而不生。無也。爲而不恃。無爲。長而不宰。無我。是謂玄德。道也。

歸元章

天下有始。道生一。以爲天下母。一生二。既得其母。二生三。以知其子。三生萬物。既知其子。夫物芸芸。復守其母。各復歸其根。沒身不殆。歸根復命。塞其兌。聽乎無聽。閉其門。視乎無視。終身不勤。無爲。開其兌。神若出。便收來。濟其事。惟欲是就。終身不救。永絕道根。見小曰明。虛中則明。守柔曰強。剛中則強。用其光。以心契心。復歸其明。以道合道。無遺身殃。心無一塵。是謂習常。是謂之道。一本習作襲。

益證章

使我介然有知。一念而已。行於大道。一我而已。惟施。是畏。一理而已。大道甚夷。一道而已。而民好徑。思邪。無性不明。朝甚除。心不正。田甚蕪。倉甚虛。神不靈。服文采。好榮華。帶利劍。貪嗜慾。厭飲食。不知乎恬澹。財貨有餘。捨此道而逐物。是謂盜夸。人欲勝天理。非道也哉。於道不然。

脩觀章

善建者不拔。不出乎道。善抱者不脫。不離乎道。子孫祭祀不輟。此道常存。修之於身。心也。其德乃眞。眞心。修之於家。性也。其德乃餘。眞性。修之於鄉。神也。其德乃長。眞神。修之於國。道也。其德乃豐。眞道。修之於天下。空也。其德乃普。眞空。故以身觀身。心中心。以家觀家。性中性。以鄉觀鄉。神中神。以國觀國。道中道。以天下觀天下。空中空。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空中不空。以此。○

玄符章

含德之厚。抱道。比於赤子。無心。毒蟲不螫。無畏。猛獸不據。無憂。攫鳥不搏。無慮。骨弱筋柔而握固。神全。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凝神。精之至也。杳杳冥冥。終日號而嗌不嗄。性全。和之至也。恍恍惚惚。知和曰常。常寂光中。知常曰

明。大光明裏。益生曰祥。靈源不竭。一本作日祥。心使氣曰強。眞一常存。一本作日強。物壯則老。人欲太盛。是謂不道。喪失本眞。不道早已。眞不立。妄不空。

玄德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目見自己之目。塞其門。收心見自己之心。挫其銳。觀我非我。解其紛。觀物非物。和其光。觀心非心。同其塵。觀空非空。是謂玄同。聖凡一體。故不可得而親。釋迦文佛。參禪未已。亦不可得而疎。老聃學道未農。不可得而利。伏羲究易未了。亦不可得而害。孔子夢奠方終。不可得而貴。道者心之體。亦不可得而賤。心者道之用。故爲天下貴。○

淳化章

以正治國。凝神。以奇用兵。明心。以無事取天下。了性。吾何以知其然哉。得道。以此。道也。夫天下多忌諱。居移氣。養移體。而民彌貧。此心易失。人多利器。念念伏躍。國家滋昏。此性不明。人多伎巧。性靜情逸。奇物滋起。心動神疲。法令滋彰。以心用心。一本法令作法。盜賊多有。百念愈熾。故聖人云。如是如是。我無爲而民自化。神之所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性之所正。我無事而民自富。心之所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我之所樸。

順化章

其政悶悶。天然。其民醇醇。自然。一本作淳淳。其政察察。使然。其民缺缺。不然。禍兮福所倚。福無門。惟心所召。福兮禍所伏。損者益也。孰知其極。無有邊際。其無正耶。道體無正。正復爲奇。心不可測。善復爲訞。道不可識。一本訞作妖。人之迷。昧其本性。一本人作民。其日固久。無始以來。有生以後。是以聖人我也方而不割。圓通。廉而不劌。空寂。一本劌作割。直而不肆。冲虛。光而不耀。中正。

守道章

治人事天。以天理勝人欲。莫若嗇。儉視儉聽。儉思儉爲。夫爲嗇儉從約。儉從簡。是謂早服。先得此理。早服謂之重積德。有所操存。重積德涵養。則無不尅。尅人欲求天理。一尅克己。尅本尅作克。下同。無不尅復禮。則莫知其極。道卽心也。莫知其極。道如虛空。可以有國。性與道合。有國之母。神也。可以長久。神與道存。是謂深根固柢。天崩地裂。此性不壞。長生久視之道。虛空小殞。此神不死。

居位章

治大國盡其心者知其性。若烹小鮮。治心亦甚易。以道涖天下。道不遠。在身中。其鬼不神。無妄。非其鬼不神。幻盡覺圓。其神不傷人。心境兩忘。物我一空。非其神不傷人。爾爲爾。我爲我。聖人亦不傷人。非我何有。夫兩不相傷。心復何故。故德交歸焉。惟道而已。

謙德章

大國者下流。以大就小。天下之交。以小就大。天下之牝。無小無大。牝常以靜勝牡。以靜制動。以靜爲下。無爭。故大國以下小國。不競。則取小國。靜定。小國以下大國。處順。則取大國。此理固存。故或下以取。淨心。或下而取。止觀。大國不過欲兼蓄人。神者萬化之主。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心者大道之源。夫兩者。卽心是道。各得其所欲。神亦道。性亦道。故大者宜爲下。除垢止念。

爲道章

道者。萬物之奧。心者造化之源。善人之寶。一滴眞金。源流天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善人之所保。口各有心。此心常存。美言可以市。至言如寶。尊行可以加人。道可貴。人之不善。昧道。何棄之有。道亦在。故立天子。心也。置三公。神氣精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世之所貴。不如坐進此道。我之所寶。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在我本然。不曰求以得。不離乎心。一本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耶。純一如初。故爲天

下貴。道者萬物之奧。

恩始章

爲無爲。心也。事無事。性也。味無味。神也。大小多少。總在其中。報怨以德。心不外物。圖難於其易。抱一。爲大於其細。執中。天下難事。道也。必作於易。此心。天下大事。神也。必作於細。此心。是以聖人終不爲大。不自知其大小。故能成其大。性等虛空。夫輕諾必寡信。易悟則易疑。易得則易喪。多易必多難。大迷之下。必有大悟。是以聖人猶難之。不可說破。故終無難。欲其自得。

守微章

其安易持。道可恃。其未兆易謀。道可思。其脆易破。道可本破作泮。其微易散。道可一。爲之於未有。不知其始。治之於未亂。不見其尾。合抱之木。如道也。生於毫末。防微杜漸。九層之臺。如道也。起於累土。從微至著。千里之行。如道也。始於足下。在我自到。爲者敗之。道不可窮。執者失之。道不可得。是以聖人無爲。與道合一。故無敗。千古不朽。無執。與神合無。故無失。萬世常行。民之從事。不知自然。常於幾成而敗之。有爲者。有成敗。愼終如始。知此心即道心。則無敗事。無爲者。無成敗。是以聖人欲不欲。無爲。不貴難得之貨。道無玄妙。學不學。無事。復衆人之所過。覺空覺滿。以輔萬物之自然。與時偕行。而不敢爲。性空。

淳德章

古之善爲道者。我也。非以明民。不使其有知。將以愚之。昏昏默默。民之難治。心亂。以其智多。靜則易昏。動則易散。故以智治國。國之賊。覺亦念。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無所覺知而已。知此兩者亦楷式。道貴如愚。愚中不愚。能知楷式。抱虛守冲。是謂玄德。教父。玄德深矣遠矣。道爲萬化之宗。與物反矣。道在萬化而非萬化。然後乃至大順。萬化出乎道而入乎道。

後已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心所以能合道也。以其善下之。虛而能容。寂而不見。故能爲百谷王。心爲萬法之王。是以聖人欲上民。使人知。必以言下之。示之以無。欲先民。使契乎道。必以身後之。先忘其心。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道大。處前。而民不害。性空。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與物無礙。以其不爭。不與物競。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我之自然。

三寶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道大性空。似不肖。如愚。夫惟大。○故似不肖。默然。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不可分別。我有三寶。道尊德貴。寶而持之。道不離我。一本作持而寶之。一曰慈。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二曰儉。少私寡欲。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忘其所以忘我。夫慈故能勇。其力大。儉故能廣。其量深。不敢爲天下先。心廣。故能成器長。體胖。今捨慈且勇。逐物。捨儉且廣。貪嗔愛欲。捨後且先。急欲求成。死矣。不見乎道。夫慈。以戰則勝。身心不動。以守則固。靜以待之。天將救之。其應亦然。以慈衛之。乃與道合。

配天章

善爲士者不武。慈和。善戰者不怒。寬泰。善勝敵者不爭。安穩。善用人者爲之下。小心翼翼。是謂不爭之德。順帝之則。是謂用人之力。天理自見。是謂配天。此心爲大。古之極。大道乃明。

玄用章

用兵有言。默然。吾不敢爲主而爲客。忘我。不敢進寸而退尺。不敢有所爲。是謂行無行。爲無爲。攘無臂。事無事。仍無敵。守無執。無兵。味無味。禍莫大於輕敵。見聞覺知。輕敵則幾喪吾寶。照見生空。故抗兵相加。我自我。物自物。哀者勝矣。曰一

慈。

知難章

吾言甚易知。心而甚易行。道而天下莫能知。不知心。莫能行。不知道。言有宗。無爲。事有君。無念。夫惟無知。冥然。是以不我知。我卽事我。知我則倘復何有。知我者希。知此理。則我貴矣。我亦非我。道亦非道。是以聖人無我。被褐懷玉。終日如愚。

知病章

知不知上。吾所謂知。知與不知。不知之知。乃是眞知。不知知病。知知一字。此事不圖。夫惟病病。病在於知。是以不病。塵淨光生。聖人不病。無念之念。亦復是念。以其病病。一念不存。此心乃見。是以不病。三界惟心。一切惟識。

愛己章

民不畏威。人不能究心。大威至矣。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無狹其所居。神無方。無厭其所生。性無滅。夫惟不厭。道無盡。是以不厭。心無形。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自愛不自貴。無法可說。無道可得。故去彼取此。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任爲章

勇於敢則殺。有力於剪除。妄念也。勇於不敢則活。有力於守雌抱一也。此兩者。能殺能活。或利或害。吾道如劍。不能持者。傷鋒犯刃。天之所惡。貴乎無所用。孰知其故。道本空相。是以聖人猶難之。道易知而不易行。心易悟而不易於了。天之道。吾心而已。不爭而善勝。無爲。不言而善應。無念。不召而自來。無著。坦然而善謀。無無亦無。一本坦作繹。天網恢恢。何物不在此道之中。疎而不失。此道常在萬物之內。

制惑章

民常不畏死。此念不死。此道不全。奈何以死懼之。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若使民常畏死。只知貪生。不知有死。而爲奇者。生死亦大矣。吾得執而殺之。安能殺其心哉。孰敢之自殺。常有司殺者殺。心爲司殺。我心與他心雖同。不可以我心代他心也。是謂代大匠斲。絕生思惟。便成凝議。夫代大匠斲者。事物之來。情慮之及。希有不傷其手矣。謹者不言。言者不知。

貪損章

民之饑。人之不知道。以其心之念不已。是以饑。所以不知道。民之難治。人不得道。以其上之有爲。事不停。之是以難治。所以不得道。民之輕死。人之不合道。以其求生之厚。以其心之情不盡。之是以輕死。所以不合道。夫惟無以生爲者。勇於忘我。是賢於貴生。所以得道。

戒強章

人之生也柔弱。水結成冰。其死也堅強。冰消即水。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水流元在海。其死也枯槁。月落離天。不故堅強者死之徒。死者生之本。柔弱者生之徒。生者死之基。是以兵強則不勝。心雜則念頭不已。道愈遠。本強則共。念心則愈雜。強大處下。誰使之念柔弱處上。誰使之心雜。

天道章

天之道。心之性。性之神。其猶張弓乎。有力。高者抑之。省思慮。下者舉之。奮精神。有餘者損之。絕嗜慾。不足者與之。養冲和。一本作補之。天之道。心也。損有餘而補不足。生處使熟。熟處使生。人之道則不然。亦心也。損不足以奉有餘。貪其所愛。忘其自然。孰能以有餘奉天下。要在忘我。唯有道者。忘心。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忘性。功成而不處。忘神。其不欲見賢。忘忘亦忘。

任信章

天下柔弱。人之生也。莫過於水。人之心也。而攻堅強者。欲不死者。莫之能勝。心無生死。其無以易之。情念死矣。故柔勝剛。心有力則弱勝強。心無爲則天道乃見。天下莫不知。人人有此理。莫能行。人人昧此理。是以聖人言。聖人知之。受國之垢。藏心於心而不見也。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藏神於神而不露也。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蒼天中更添冤苦。

任契章

和大怨。嗜慾殺身。必有餘怨。情念不斷。安可以爲善。何以見。是以聖人執左契。正念現前。而不責於人。不爲物移。不與物競。故有德司契。以心契心。以道契道。無德司徹。自非寂照。何能混融。天道無親。靈光獨耀。迴脫根塵。常與善人。無得無失。

獨立章

小國寡民。大圓鏡中。使有什伯可養者也。人之器而不用。其國太平。一本作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一念不生。而不遠徙。念茲在茲。雖有舟車。無去無來。無所乘之。實無去來。雖有甲兵。不爭善勝。無所陳之。六處清淨。使民復結繩而用之。信是道之源。甘其食。味道之腴。美其服。受道之旡。安其居。處道之安。樂其俗。樂道之和。隣國相望。心心相照。鷄狗之聲相聞。照見五蘊皆空。民至老死。灰心絕念。不相往來。如如自然。

顯質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不得動著。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父母所生口。終不爲汝說。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只在目前。聖人不積。○既以爲人。賊來便打。己愈有。○既以與人。客來須看。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時清道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刻道德寶章跋

諸家注老子者。類出臆見。辭多漫衍。甚者錯下註脚。失柱下本指。是編爲眞人白玉蟾所釋。離章析句。稍加箋註。不費辭而理得。固知玄解者不假言詮。讀者尙於言外薦取。

無諍居士陸樹聲

按董逌藏書志。述張道相集。古今注老子。自河上公嚴遵王弼以下四十餘家。幷彭耜道德經集註雜說。皆不及是編。固知諸家僅名存。其逸而不傳者多矣。古書散失。行世者少。長夏龍潭社中閱陸文學天倪刻本道德寶章重跋。

萬曆癸未夏五月

蟾仙解老。就老氏本文稍爲檃括。下一轉語。大類禪旨。覺此中無言語湊泊處。其於伯陽。可謂千古神遇。金鍼默度者矣。

適園居士識

道德眞經集解

趙秉文撰

本館據小萬卷樓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道德眞經集解卷之一

金　趙秉文撰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不可道。仁不可以爲義。禮不可以爲智。可道則不可常。不可道則能常。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在禮爲禮。在智爲智。可道不常而道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

名可名。非常名。

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旣立。則方圓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嚴遵君平曰。有名非道也。無名非道也。有爲非道也。無爲非道也。無名而無所不名。無爲而無所不爲。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自其無名。形而爲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播而爲萬物。萬物道而名不勝用。所以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其徼而不知其妙。粗而不神矣。流於其妙而不知其徼。精而不通矣。司馬君實曰。名天

地之始曰無名萬物之母曰有王雱曰有無同體始母之言亦筌蹄也王弼以爲有欲以觀其徼苟爲有欲矣則將沈溺轉徙於口口物又何徼之能觀乎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哉無名天地之始有名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萬物之母莊子云老氏建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皦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徼弃有則著空徇末則忘本是以大智並觀焉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以形而言有無則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爲有有復而爲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太平光師曰有對則名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玄玄則極矣然猶有知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門所從出也光曰忘玄之玄則曰玄玄趙秉文曰此章明重玄之極致非但可道非道不可道亦非道莊子云語默皆不足以盡道非但道常無名有名無名亦不足以盡道無名者道之似也常無者佛氏所謂眞空也常有者佛氏所謂妙有也有無皆不足以盡道故又寄之重玄政和曰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俱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天下以形名而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之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爲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肇曰。有無相生。其猶高必有下。然則有無雖殊。俱未免於有也。此乃言象之所以形。故借出有無之表者以祛之。光曰。此六對者。物之所以不齊。唯喪偶者能同之。政和曰。道無異相。孰爲美否。性本一致。孰爲善否。有美也、惡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爲對。此六對者。羣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當事而爲。無爲之之心者。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者。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呂惠卿曰。聖人終日爲而未嘗爲。終日言而未嘗言。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爲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功成。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爲不言

之教。其爲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聖人居其貧賤。無貧賤之憂。居其富貴。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而去哉。此則居之至也。政和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無所辭也。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孰有之哉。趙曰。有對待無爲。有眞無爲。有對待無言。有眞無言。有爲無爲。有言無言。對待也。與有無高下何異。若夫眞無爲、無言。喪偶絕待者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尚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則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衒可欲而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無不爭。志與骨皆弱。則事無以立矣。趙曰。虛心實腹。則上不尚不貴不見。使民無知無欲。是也。或云

虛心養道。雖於義無害。非此章本指。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命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傷性命之情。名曰治之。亂孰甚焉。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不以妄者衒之。則民不知所慕。淡乎其無所欲。雖有知者無所用巧矣。趙曰。知無所慕。不敢爲也。政和曰。辯者不敢騁其善。勇者不敢奮其忮。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卽用三者之自然。而不尙不貴不見。所謂爲無爲也。政和曰。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恝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爲出於無爲而已。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哉。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徧。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渺。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忿。恐其與物構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

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其常存。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開元曰。道無不在。在光在塵。皆與爲一。一光塵耳。而妙本非光塵也。王弼曰。存而不有。沒而不無。有無莫測。故曰似存。政和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惛然若忘而存。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矣。趙曰。此章首尾言道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下知者不言章言人體道者絕待玄同。亦非與俗雷同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之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爲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時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政和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爲芻爲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物之而（疑衍）有橐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爲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爲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彫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政和曰。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爲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陸曰。萬物資天地而生。天地無取於萬物也。百姓仰聖人而治。聖人無假於百姓也。猶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無用於芻狗也。夫唯無用。則無私。無私則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故百姓不辭德於聖人。萬物不謝生於天地。何以知其然哉。吾觀天地之間。猶橐籥之無心也。橐籥無心。故其聲不屈。其氣愈出。天地無心。故生成而不息。聖人無心。故爲治而不至於多言。多言而無實。則動而數窮矣。未若無爲無言。乃守中之術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耶。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孫思邈曰。谷神、虛而靈者也。政和曰。

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羣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眞常之中。與道爲一。不麗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故云不死。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王弼曰。欲言存耶。不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生。故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用不勞。故曰不勤。趙曰。此章言道無爲無形。生天生地。自古以固存。河公以玄牝爲口鼻。養生者尙之。何其小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天地雖大。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根者是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萬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衆人之表。故

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彼其無私非以求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巨濟曰。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外身如天地之不自生。身先身存如天地之能長生。後身則人下之。故身先。外身則人保之。故身存。政和曰。自營爲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一生水。蓋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爲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矣。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規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側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

夫唯不爭。故無尤。

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七善而無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尙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尙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政和曰。持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故勢必傾危。如欲勿溢。則莫如勿盈也。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莫如勿銳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尙然。而況於人乎。政和曰。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者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爲物。魂爲神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爲物。故雜而止。魂爲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者。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於人爲性。而性之妙爲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爲物遷。雖以魄爲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於

聲色口鼻勞於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抱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脩身之要。至于古之眞人。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亦猶是也。陸曰。載、夫也。發語之端也。政和曰。魄、陰也。麗于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天一生水。於物爲精。地二生火。於物爲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雜。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與形生而不歿。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鬬。弱者善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爲柔。實之極爲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極矣。政和曰。靜而不離。謂之專。和而不暴。謂之柔。嬰兒居不知其所爲。行不知其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能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於動。動則不可繫。聖人虛己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強。則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何擇。故曰能如嬰兒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聖人外不爲魄所載。內不爲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

觀靜穢而無所瑕疵矣。滌除萬行而不有。玄覽妙理而默識。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足以害之。治國者適足以亂之也。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者、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得而患失。則先事而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天者必早。後天者必暮。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爲雌乎者。亦不失時而已。政和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能知之心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於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政和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其道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物莫知也。故曰玄德。王雱曰。此篇自爲士以至於體神入聖。修身之序盡矣。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竭知盡物以爲器而器之用。常在其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有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知此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於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其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其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羅什曰。不知即色之空。與聲相空。與聾盲何異。此文不可解。按顧疏引羅什等曰。但聞嘈嘈在耳。乃曰不聾。不知聲相即空。與聾何異。又五色令人目盲句下注云。雖見異空之色。乃曰非盲不睹。即色之空。與盲何別。雖不云羅什。而語氣相偶。決出一人。趙解當亦檃栝羅注并入一節。然必有譌脫。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田獵。未嘗不爲。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著以爲病。而

聖人獨以爲福。何也。聖人爲腹而衆人爲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此性之凝於內者也。陸曰。爲腹則知止足。不爲目則不見可欲。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

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爲上、以辱爲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於寵。則寵固爲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非實驚也。若驚而已。光曰唯凡聖情盡者無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貴之爲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於履大患。不難於有身。故聖人因其履患而教之以難於有身。知有身之爲難而大患去矣。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嘗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爲貴。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失之變。攖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者。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

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趙曰。肇云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此則二乘境界談道者。以不驚寵辱。遺身滅智爲極則。豈知聖人之旨哉。政和曰。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不能忘形。其患大矣。夫死生亦大矣。而無變於己。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古之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榮也。而以爲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爲患。蓋外物之不可恃。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無有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人之所以驚於權利。溺於富貴。犯難而不悔者。欲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予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政和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天下、神器也。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賊以困於物者。則可託而已。故曰。道之眞。以治身。緒餘以治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世之君子。乃危身棄生以徇物。豈不悲哉。光曰。物爲身患。身爲道患。忘物則身全。忘身則道備。雖忘外累。貴愛尙存。可寄可託而已。身物俱忘。以道自任。藏天下於天下也。趙曰。以天下之患爲身之

患則忘貴愛矣故可以寄託天下古之聖人身處南面之尊其自視如山林道人不以聲色富貴動其心則天下不能爲之累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智者不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矣及其與物搆然□□（疑闕後分二字）裂四出爲視爲聽爲搏日用而不知反其本□□而爲一則日遠矣若推而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趙曰夷曰希曰微曰一皆道之強名道體之妙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豈可以視聽搏取也哉世人視不過色聽不出聲非眞知也若能無見之見見不以目而以耳無聞之聞聞不以耳而以目則眼如耳耳如鼻六根互用此莊子所謂氣聽列子所謂視聽不以耳目則混而爲一矣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物之有形者皆麗於陰陽故上皦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皦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之陸曰上與日月同光其光不皦下與瓦礫同寂其明不昧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爲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無物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是謂惚恍。陸曰。繩繩然運行而不絕。不可得而名之。雖千變萬化。復歸於無物。然道體眞精。本非無物。但不可以視聽博執而得之。故謂之無質之狀。無形之象。言其狀則惚然若無。言其象則恍然若有。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陸曰。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徐疾在我矣。陸曰。唯能執古無爲之道。御今有爲之名者。乃可還淳反樸。復於太古之初。能知太古之淳樸。斯乃大道之紀綱。呂曰。所謂古者、非異於今也。以知古之所自始也。所謂今者、非異於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誠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始無所自來。無所從。此所謂無端之紀。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粗盡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

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
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爲。猶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
猶若畏四鄰。
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若畏四鄰之見之也。
儼若容。
無所不敬。未嘗墮也。
渙若冰將釋。
知萬物之出於妄。未嘗有所留也。政和曰。水凝而爲冰。冰釋而爲水。其實一體。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通於大同者如冰之釋。
敦兮其若樸。
人僞已盡。復其性也。政和曰。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爲器。
曠兮其若谷。
虛而無所不受也。政和曰。曠者廣之極。心源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
渾兮其若濁。
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亦若是矣。

保此道者不欲盈。

盈生於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謂盈也。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物未有不弊者也。夫唯不盈。故其弊不得新成而自去。雱曰。知道者濁以久而徐清。安以久而徐生。又不欲盈而有之。故無新成之弊。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邱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爲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光曰。虛爲有待。致虛極者。絕其待。絕其待則卽有而虛。靜爲動偶。守靜篤者。亡其偶。亡其偶則卽動而靜。故虛靜不至者。無以明道。

敥和曰。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致虛而要其實。守靜而至于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

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極虛篤靜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爲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者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光曰。物先無物。物從無而並作。陸曰。雷在地中。天地之復也。動在靜中。聖人之復也。政和曰。物之生。有所乎萌。萌中有所乎歸。方其並作而趨於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則交物而不與物俱化。此之謂觀其復。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譬如花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濤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耳。光曰。夫物芸芸如水作波。各歸其根。如波復水。

歸根曰靜。

苟未能自復于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唯歸根然後爲靜。光曰。道爲動靜之根。根非動靜。非動靜者。靜之至也。

靜曰復命。

命者、性之妙也。性猶可言。至於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學道。必始於窮理。中於盡性。終於復命。仁義禮樂。聖人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知其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

則徇其名而爲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搆於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爲力也勞。而爲功也少。聖人外不爲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辯焉。則幾於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爲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

復命曰常。

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而常者惟復於性。而後湛然常存矣。

知常曰明。

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而非明也。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

知常容。

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而尙誰私乎。

公乃王。
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
王乃天。
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
天乃道。
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然而雖道亦不能復進於此矣。
道乃久。沒身不殆。
政和曰。道者、萬世無弊。趙曰。此章談歸根復命以虛靜爲本。老氏所謂命。佛氏所謂性也。惟性無死生爲常。知性則容且公矣。流俗以益生爲命。此莊子所謂心死奚益妄作者也。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惟知有之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
其次、畏之侮之。

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
信不足。有不信。
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之以仁義。重之以刑政。而民始不信矣。
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聖人自信有餘。其於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
自知矣。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道既廢而後仁義見矣。
智慧出。有大僞。
世不知道之足以贍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民始以僞報之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
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煦以沫。相濡以溼。不如相忘於江湖。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爲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爲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仁義所以爲孝慈。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違父。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跡爲之也。故云。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爲盜。而賊盜不得則不行。故云耳。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世之貴此三者。以爲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以聖智。或屬之以仁義。或屬之以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明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故示

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眞。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僞。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若無所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於此。必略於彼矣。趙曰。投石於海。必至於底則已。不至則無以測海之深。談道者不至於未始有物。無以見道之極致。方其掃蕩則聖智絕棄。及其建立。則事物不棄。況聖智乎。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其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圓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而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也。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爲主。不學亦不少。多學亦不亂。廓然無憂。安用習學耶。光曰。未絕學者。計善惡。期於有用。此有用之小用也。絕學者。知道一生死。齊得喪。無往而不適。故無憂。此無用之大用也。肇曰。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眞過。然則習學之外。向上猶有事在。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爲恭。阿之爲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於性。而皆成於妄矣。如畫馬牛。如刻虎彘。皆非其實。泯焉無是非同異之辯。孰知其相去幾何

哉。若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理無足怪矣。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留。然豈以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爲。吾亦爲之。人之所畏。吾亦畏之。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行于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攖於物者。其忘之已。政和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爲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修省。

荒兮其未央哉。

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聖人兼涉有無。無入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央也。趙曰。蘇說爲名教得矣。然以道言之。人之所畏。喜唯而怒阿。是善而非惡。未能忘善惡。一是非。絕學無憂。荒兮其未渠央哉。下言獨異於衆人可知。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閣。然從之而不知其非。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爲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於一。超然其若遺也。政和曰。功蓋天下而吾不自已。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純純、若愚而非愚也。政和曰。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世俗以分別爲知。聖人知衆妄之不足辯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忽焉、若晦。不見其津涯也。寂然無睽。不見其所止宿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備。若無能焉。故疑似頑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而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爲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於母而已。

道德眞經集解卷之二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而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也。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於恍惚者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方有無之未定。恍惚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渺。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物至於成形。則眞僞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僞也。眞僞既雜。自一而爲二。自二而爲三。紛然而錯。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惟未嘗去。故能以閱衆甫之變也。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於變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也。光曰。道本無名無形。既假德以形道。則曰象。曰物。曰精。曰閱衆甫之始。此德之容而道之見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道而已。故與物不迕。故全也

枉則直。

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

窪則盈。

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

弊則新。

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弊矣。而日新所自出也。

少則得。

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

多則惑。

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葉曰。曲則全窪則盈。少則得。理也。枉則直。弊則新。勢也。枉非以求直。而枉之極必直。弊非以求新。而弊之反必新。理勢之相成。或更爲終始。或迭爲得失。紛然其不可窮。而聖人獨能抱一。不與之俱變。故以爲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

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爲之不暇。何暇及物哉。

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世以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歸復於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希言自然。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言出於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言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光曰。希言者。言而不得所言之迹。則言而未嘗言。合自然道喙鳴而已。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而上。陰伏而下。否而不得洩。於是爲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於希。行出於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爲不若詭辭之悅耳。怪行之驚目。不知其不能久也。政和曰。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於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謬戾之患。必或使之而被其害。故不能久。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於仁猶若此。而況志於道者乎。夫苟從事於道矣。其所謂合於道者得道。合於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於其所爲。然必有得於道德矣。肇曰。眞者同眞。僞者同僞。靈照冥諧。一彼實相。無得無失。無淨無穢。明與無明等也。

信不足。有不信。

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惟知道者。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雱曰。降乎希。則失性命之常。信不足。必至於不信。趙曰。此章談道妙當從僧肇。然文意不相連屬。試爲之說曰。希言自然。談道本也。道德之失而後有仁義禮智。苟從事於道矣。孰爲得失。但後世至誠不足。有不信者。如飄風驟雨。而豈能以終日哉。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人未有不能立而且能行者也。苟以行立爲未足而加之以跨跂者。未有不喪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政和曰。跂而欲立。跨而欲行。違性之常而形之適難矣。自見則知不足以周物。故不明。自是則仁不足以同衆。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充完則已。有贅則累。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爲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

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耳。光曰。道不可分曰混。亡功曰成。無始曰先。無物之物。先天地而獨存者也。政和曰。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於無匹而未嘗變。周行於羣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也。光曰。絕待曰獨立。眞常曰不改。政和曰。不涉於動。不交於物。湛然而已。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萬物恃之以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爲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光曰。不涉數量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陸曰。道強名爲大。則實已逝矣。遠矣。其去不遠。在知其反。以名反實。以事反理。光曰。孤運無住曰逝。近極絕待曰遠。卽近而彌遠。卽遠而彌近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由道而言之。雖天地與王皆不足大也。然世之人皆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

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陸曰。域中云者。明道非六合之外也。光曰。三才法道。末不離本。自然卽道也。遣道之強名。表重玄之極則也。趙曰。或問中條隱士袁用之曰。言道則涉中矣。以可道則非道也。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鎭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爲根。躁以靜爲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行欲輕而不離輜重。榮卽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人主以身任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趙曰。古人謂高明爲觀。高明之觀。樓觀是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況靜也。榮如南榮。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乘理而行。故無迹。光曰。乘以尻輪。御以神馬。此無時而發。彼無處而到。安有轍迹。

善言無瑕謫。

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光曰。至人於言。喙鳴鍾應。不存實義。卽夢說夢。卽言忘言。復何瑕謫。

善計不用籌算。

萬物之數。畢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算。光曰。卽塵了地。卽滴竟海。卽道窮物。以一知萬。何假籌算。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彼方執算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

是謂襲明。

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爲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襲而不絕。則可謂善救人矣。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聖人之妙。智者亦有所不諭。光曰。病在藥存。病瘳藥遣。藥病雙遣。人法兩忘。大悟如迷。方爲要妙。

知其雄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得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雌雄先後之及我者也。黑白明暗之及我者也。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明而惡暗。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之及我。不若明暗之及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不爲。不若知而不爲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性者也。知性而爭心止。則天下之爭先者。皆將歸之。如水之赴谿。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未能用也。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者也。居暗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逃也。故衆明則之以爲法。雖應萬物。而法未嘗差。用未嘗窮也。故曰。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憾。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於樸。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以爲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未有所

割裂也。政和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全則天與人合而爲一。器散則天與人離而爲二。趙曰。上言復歸於樸。樸者道之全。割則分裂有二物矣。故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

若取而爲之。則不可得矣。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凡物皆不可爲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爲之。則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器小物寡。蓋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呴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然世之愚人。私己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聖人知其不可逆。則順而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爲之至也。堯湯之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於敗。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擢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

至於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非不得已。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致年穀傷。凡兵者皆然。而況以兵強天下者耶。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果、決也。德所不能綏。財所不能取。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勿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壯之必老。無不然也。唯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老乎。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以之濟難。不以爲常。是以不處。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爲物。舒之無所不在。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沖氣升降。相合爲一。而降甘靈。胥然被於萬物。無不均徧。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如甘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聖人樸散爲器。因器制名。豈不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如川谷之與江海。

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趙曰。諸說皆以萬物賓道。猶川谷之歸江海。秉文獨異之曰。若然則應言萬物賓道。猶如川之歸海。江何與焉。馬誕疑與字。遂改作赴。皆非也。竊意此章言道本無名。及其始制有名。爲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聖人用之。制爲官長。名雖不同。同一道也。譬水之在天下。爲川谷。爲江海。爲水不同。同一水也。欲學者忘名。還於無名之樸也。故夫亦將知止。止於道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明。

分別爲智。蔽盡爲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於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能克己復性。則本非力之所及。故可謂強矣。

知足者富。

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則是終身不能富也。

強行者有志。

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物變無常。而心未嘗失。則久矣。死而不亡者壽。死生之變亦大矣。而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聖人能不生不死者也。什曰。在生而不生曰久。在死而不死曰壽。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光曰。其可、不可也。大道不可以固必求。不可以對待取。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爲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之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惟道而已。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大而有爲大之心則小矣。政和曰。覆露乎萬物而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爲主。鼓舞乎羣衆而莫窺歸往之迹。故不知王。夫道非大小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耳。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夫大而

能化。則豈有爲大之累。所以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於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闋餌盡。彼將捨之而去。若夫執大象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於用智也。

與管仲孫武何異。聖人之與世俗。其迹故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知歙於張。知弱於強。知興於廢。知與於奪。非知幾者孰能與此。故曰微明。

柔弱勝剛強.

聖人知剛強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其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爲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利器也哉.魚惟脫於淵.然後人得而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葉曰.事物之變.不可以盡窮.疑若有居無事而推行之者.故見其張者不知所欲歙.見其強者不知所欲弱.其於廢興與奪亦然.是雖微而可明.此柔之所以能勝剛.弱之所以能勝強.聖人之於天下.蓋亦有運之者焉.而不可以示人.謂之利器.趙曰.開元注以爲聖人用權.非也.聖智在所棄.況權詐乎.陸氏蘇氏以爲物理有之.幾矣.葉氏以爲若有造物推行之.以證成柔弱勝剛強之義.當矣.所謂利器.豈所謂柔弱者歟.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無所不爲而無爲之之意耳.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聖人以無爲化萬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爲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僞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益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爲之動欲。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尙存於胸中。則失之遠矣。

道德眞經集解卷之三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聖人縱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無爲而有以爲之。則猶有爲也。唯無爲而無以爲之者。可謂無爲也。其下非爲不成。然猶有以爲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政和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德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仁義皆不勉於爲之矣。仁以無以爲爲勝。義以有以爲爲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而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下者不足復言可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爲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又不應。於

是刑罰興而甲兵起。則徒作而無術矣。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燦然而其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容以髮。故曰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於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爲前後。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冥行於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以爲明。不知至愚之自是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世之鄙夫。樂其有得於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陸曰。忠信之質衰於中。則制禮以防其亂。故崇智以導其愚。非謂智乃愚之始也。按此闕括陸傳。似有脫文。原云。故忠信之質衰於中。則制禮以防其亂。故崇智以導其愚。故智爲愚之始也。前識者智也。仁義禮智。適時之用。執古御今。則以道德之本處其厚也。化今復古。則以禮爲之始。從流反其源也。趙曰。原聖人之意。執古御今。欲漸復無爲之治。故先陳道德。次述仁義。末明禮樂。其漸必至刑政之苛。語馴致而然耳。流俗之士。遂輕蔑仁義。毀滅禮法。使一日無仁義則亂。一日無禮法。則幾何其不胥而爲禽獸也。此晉宋之士所以蕩而忘返。以至於國破身亡而不自知也。豈知聖人立言之眞

指。與老氏論禮之本也哉。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甯。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爲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淸而已。地知其甯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爲天下正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

其致之。天無以淸將恐裂。地無以甯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谷不得一。未遽竭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蹶也。然其極必至於此耳。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天地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所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下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昔之爲此稱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

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輪輻蓋軫。衡軛轂轄。會而爲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爲車。所謂無之以爲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爲天地耶。侯王將以貴爲侯王耶。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爲天地侯王者。而成者莫知之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琭琭。貴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趙曰。諸說皆以輿訓車。義有未安。竊意輿衆也。又輿臺皆賤者之稱。上文言其致一也。此言故致數衆也。衆無衆。猶言皆輿人無輿人之稱矣。無輿人亦無侯王之稱也。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亦此意也。不欲如玉之琭琭。石之落落。貴賤之名殊。其爲一也遠矣。然未敢自以爲是。姑俟來哲。王呂改輿作譽。亦近乎鑿。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雱曰。反本則靜。靜乃能動。

弱者道之用。

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世不知靜之爲動。弱之爲強。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以母制子。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非知先萬物之表。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爲荒唐繆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

建言有之。

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

明道若昧。

無所不照而非察也。

進道若退。

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或先也。

夷道若類。

或夷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

上德若谷。

上德不德。若谷之虛也。

大白若辱。
使白而不受汚。此不屑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
廣德若不足。
廣大而不可復加。則止於此而已。非廣也。
建德不偸。
因物之自然而無所立者。外若偸墮而實建立也。
質直若渝。
體性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眞者。外若渝也。政和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
大方無隅。
全其大方。不小立圭角也。
大器晚成。
器大不可近用也。
大音希聲。
非耳之所得聞也。
大象無形。

非目之所得見也。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道之所遇。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於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惟其所遇。推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爲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則道非一也。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雖有萬不同。莫不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者。蓋物生於三。而三生於一。理之自然也。雱曰。一、太極。二、陰陽。三、沖氣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世以柔弱爲損。強梁爲益。不知其非也。故使天下之教者皆以此教之曰。不見強梁者不得其死乎。強梁妄之極也。人知強梁之不免於死。則知妄之不可爲。而後可與言道矣。故曰吾將以爲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爲。故能役使衆強。出入衆有。故終之曰。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猶未爲忘我也。夫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名與貨乎。然貴以身爲天下。非忘我不能。故使天下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而後知貴身。知貴身而後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

得與亡孰病。

不得者以亡爲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有甚於亡者。唯齊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愛之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爲。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天下以不缺爲成。故成必有弊。以不沖爲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於大成而不恤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沖。是以成而不弊。盈而不窮也。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屈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成而不缺。盈而不沖。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靜。不染於一。非成非缺。非盈非沖。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爲天下正矣。葉曰。寒暑者、天地之氣也。有人於此。躁猶可以勝寒。靜猶可以勝熱。苟知其所勝。孰往而不可爲。則清勝濁。靜勝動。其效亦可已矣。而況於缺之勝成。沖之勝盈。屈之勝直。拙之勝巧。訥之勝辯。惟其不察此。故必求其能勝之者。苟求勝之。終非其正也。唯清靜爲天下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卻走馬而糞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政和曰。以道治天下。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糞其田疇而已。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知其足者。其禍尤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爲是。必戎馬之所自起也。陸曰。無道之君。毒痛天下。其惡有三。必見可欲。非理而求。故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害人心多。故禍莫大焉。欲而必得。其心愈熾。故咎莫大焉。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所遇而足。故無不足也。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性之爲體。充徧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爲物所蔽。性分於耳目。內爲身心之所紛亂。外爲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以身觀身。以內知外。原小而知大。明近而諭遠。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光曰。情封卽滯。理契卽神。陸曰。聖人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以及天下之老。愛其子以及天下之幼。不俟出戶而天下可知矣。己好生則知天道之生萬物。己成務則知天道之成四時。己樂善則知天道之與善人。安用窺牖而後見天道哉。夫不行而能察知人情。不見而能名天道。不爲而成至治。反推身心故也。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

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未免爲學者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爲道日損。

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而性復。實無幾。孔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去妄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妄之心猶存。及其兼忘此心。性純而無餘。然後無所不爲。而不失於無爲矣。損之在漸。初損損迹。又損損心。心迹俱忘。以至無爲。

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於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爲故無事其心見於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爲形在方爲方在圓爲圓如使虛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爲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而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變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之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

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天下善惡信僞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僞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而惡者不怒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葉曰聖人之在天下在而不治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性無生死出而爲生入而爲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於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也。政和曰。與死生爲徒者。故未免夫與貪生而背理忘生而徇利。凡民之生。動之死地。則其生也。與死奚擇。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則死之徒也。人之所賴於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爲德。牧養羣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形見。物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爲勢。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道而貴德。尊如父母。貴如侯王。道無爲而德有名故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恃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光曰。道若恃宰。則道外有物。非玄德也。陸曰。載營魄章言人同於道德。此章言道德同於人。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實生也。故既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聖人體道以用物。譬如以母知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目悅於色。耳悅於聲。開其悅之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陷

溺而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

見小曰明。

悅之爲害。始小而浸大。知小而將大。塞而閉之。可謂明矣。

守柔曰強。

趣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爲強而非強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也。

用其光。復觀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世人開其所悅。以身徇物。往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至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於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也。政和曰。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所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肇曰。有所知、則有所不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小知、大知之賊也。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大道甚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爲迂緩。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爲事。誇以誨盜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惟聖人知性之眞。審物之妄。損物而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

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明身既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於治天下可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不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身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陸曰。善建者以道鎭國本。則深根固蒂而不可拔。善抱者以德懷民心。則無繩約而不可解。而子孫享祚長久。祭祀不輟。下文修之身下。其施轉

大。以身觀身。以至天下。有常然之理。不出戶而知也。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泥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其用也。今夫嬰兒泊然無欲。其體之者至矣。然嬰兒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無用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敵者。曷有傷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

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

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嗄。終日號而不嗄。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

知和曰常。

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其本也。知和曰常。得本而應萬物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

知常曰明。益生曰祥。
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祥、妖也。
心使氣曰強。
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則失赤子之性矣。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挫銳解忿。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言。而與道同矣。光曰。知者不言。言而不言。實在忘言。言者不知。目擊未當。況言議乎。體道絕待。不得所同之迹。曰玄同。司馬曰。鋒角猛露。道所惡也。事爲煩亂。道所鄙也。輝華顯赫。道所敗也。汚辱卑下。道所貴也。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疎。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爲親疎。等視逆順。而孰爲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爲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爲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爲正。以用兵爲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靡然無事。雖不足以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矣。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人不敦本業而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患人之詐僞。而多爲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增於盜賊矣。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晝夜寒暑之相代。正之爲奇。善之爲妖。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正。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於萬物之表。而覽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其民淳淳。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之人不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爲至矣。彼方且自以爲福。而不知禍之伏於其後。方且自以爲善。而不知妖之起於其中。區區以察爲明。至於察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於一偏而不及也。此則世俗所謂悶悶也。政和曰。方者介於辯物。廉者矜於自潔。直而肆則凌物之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患至。知而不用其能者。其惟聖人乎。

道德眞經集解卷之四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凡物方則割。廉則劌。原作穢。按上章經及此解下文並作劌。蓋穢字誤也。今改正。又此下原注有趙定作劌居衛反七字。不知何人所加。今刪。直則肆。光則耀。惟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嗇。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以服。斂藏其用而至於歿身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莫測與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世之小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天下測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報其國家而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

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孟子曰。盡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蔕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蔕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嗇則一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

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

聖人無爲。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求。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其神矣。陸曰。聖人以道涖天下。天地之和應寒暑變化生成而已。當是之時。鬼無靈響。何神之有。（天地之和以下二十五字。檢陸傳無此文。）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耳。非神之不傷人。聖人亦未嘗傷人。故鬼無能爲耳。葉曰。聖人亦不傷人。以下文德交歸焉考之。人當爲神。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人鬼之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耳。故德交歸焉。人歸德於神。亦歸德於聖人。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衆動之赴靜。猶衆高之赴下者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言大之於下。宜若可以無下。而下之者。以取於人也。言小之於大。不得不下而取之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政和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道卑而上行。故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大者宜爲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之如奧。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惟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爲市於世。尊行之則可以加於人矣。朝爲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立天子。置三公。將以此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貴。以先駟馬之良而進。不如坐進此道之多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無罪。不能汚也。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聖人爲無爲。故無所不爲。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於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則雖報怨猶報以德也。則知無所不用其德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世之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小大。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者哉。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於既成也。故爲之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積小以成大。聖人待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厚耔之。及秋自穰。譬如彼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卻。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爲非爲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贅。是以禍至於不救。福至於不成。蓋其理然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

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世人心存於得喪。萬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則未有不以爲敗之者。故曰。愼終如始。則無敗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人皆徇其所欲。以害物性。（疑當作徇。）其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害於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雖學而不害於理。然後內外空明。廓然無爲。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於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無知無欲而聽其上之所爲。則雖有過亦

小矣。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而上下交相賊矣。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矣。葉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然是足以爲楷式而非道也。故謂之玄德。積玄德而至深且遠。則近乎本。而與物反。夫然後各安其性命之情。是以謂之大順。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

夫道曠然無形。頹然無名。充徧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爲大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何足

大哉。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道以不似物爲大。故其運而爲德。則亦悶然以鈍爲利。以退爲進。不合於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尙廣大。夸進銳。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俗所謂不肖者也。

夫慈、故能勇。

世以勇決爲賢。而以慈忍爲不及。是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於勇也。

儉、故能廣。

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爲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於廣也。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世以進銳爲能。而以不敢先爲恥。不知進銳之多惡於人。而不敢先之樂推於世。其終卒爲器長也。蓋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其長矣。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爲衆所疾。故嘗近於死。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以慈御物。物之愛之如己父母。雖爲之効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

使之無所不慈．則皆爲之衛矣．趙曰．老氏之道大．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者是也．世俗何足以知之．聊舉是三者．以爲世教．一經之中．十居七八．戒用兵者五章．戒驕者一章．戒奢崇儉者三章．柔弱不爭者十五章．又於其中以慈爲首．天將救是人也．付之以慈．所謂天誘其衷．是也．天將棄是人也．付之以惡．所謂天奪其魄．是也．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士當以武爲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

善戰者不怒．

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以我故殺人．天必殃之．

善勝敵者不爭．

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出於爭．則未必能勝矣．

善用人者爲之下．

人皆有相尙之心．故莫能相爲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趙曰．可以配天．古之至極要道．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

老氏痛當世用兵。以殺爲本。故舉古之軍志以明不得已之故。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

是謂行無行。

無意於爭。雖用兵與不用均也。不與物爭。與無行同。

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安有用兵之咎耶。葉曰。大司馬之法曰。伐者以鍾鼓聲其罪而告之。止於境上。服其罪則已。不必於進也。故進以寸則常寡。退以尺則常多。此雖行而若無行也。雖攘而若無臂也。不見可敵。若無仍也。雖執之若無兵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

聖人以慈爲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爲慈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於起居飲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之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惟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捨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衆人之所能知。亦不足貴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耳。趙曰。此章起下章知不知之意。夫惟無知。非如木石之無知也。道不可以知知識識。泯視聽。絕情量而已。夫道固非窈冥昏默之口。然自窈冥昏默而入。此豈世俗所能知哉。世

雖不知。獨體道者外晦而內貞。不亦可貴乎。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知無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上也。不知而知。病也。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計。然知道了反如不知。則終日知而不涉緣。即爲保道之眞知。故尙矣。未明其道。從無立知。穿鑿涉緣。故病。呂曰。道之爲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知之。知之至也。雖知其不知。而以知知之。其心庸詎甯乎。病矣。（此下原衍夫惟知知之爲病反乎無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二十一字。按此亦呂惠卿注。引見下文。不應復見於前。今刪去。）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既不可以不知。又不可以知。惟知知之爲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趙曰。楞嚴云。如見無見。即知不知。上也。知見立知。即不知知。病也。故知其不可知者。而存知則病矣。夫惟病可知之病。久而病自亡矣。聖人本無妄知之病。以其病衆人之病。權立知以去其知之病。是以雖立知而不爲病矣。呂曰。夫惟知知之爲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

蓋可謂病病矣。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人常患溺於衆妄。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雜然棄之。終身惴慄之不暇。雖有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无怖畏。則大威煜然見於前矣。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支九竅爲己守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叢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愀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圓於物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夫唯聖人不狹不厭。而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辯。既不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陸曰。心者神之舍。無以嗜欲褻之。則不狹矣。神者形所以生。無以多事擾之。則不厭矣。人不厭神。神亦不厭人。樂天矣。詩云。亦莫戀此名。亦莫厭此身。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以示人。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矣。雱曰。自知則明於性而不爲妄。自見則矜伐。自愛則保其身而不爲非。

自貴則賤物。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大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僥倖其或然而□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無從來哉。或雖聖人。猶以常爲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知其已。患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不與物爭於一時。要於終勝而已。

不言而善應。

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

不召而自來。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又誰召之哉。

繟然而善謀。

繟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之所及也。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世人口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覩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疎而多失也。唯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恢恢廣大。雖疎而不失也。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政乖形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

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有不服哉。開元曰。爲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而殺。孰敢即殺。以天網不失其殺者也。此蹊梧唐元宗疏。似有脫誤。原文云。適令吾勢得執而殺之。亦孰敢即殺。所以不殺。爲自有天網司殺也。

常有司殺者殺。

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詭兵亂羣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天之所棄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趙曰。善乎楚靈王之言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以天道好還。此嗜殺人者之戒也。秦毒痛天下。固不足道。以疑似而殺李君羨。以猜忌而殺王景文。此豈天道也哉。若漢唐諸賢。謀誅宦豎。宦豎之罪誠大矣。天未

老其惡。故有代大匠斲傷手之禍。又況肆行殺戮者哉。鮮不及矣。然惡不可長。幸不可恃。楚漢之戰。五季之亂。其所誅屠夷滅者。十室而九。亦天殺之也。爲惡者可無懼乎。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上以有爲導民。民亦以有爲應之。故事多而難治。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雖死而求利不厭。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貴生之□必至於□之。惟無以生爲而生自全矣。趙曰。此章皆言上章□唯無以厚生爲者民□輕死。何以貴生然。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脃。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

是以兵強則不勝。

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敗必速。

木強則共。

木自拱把以上必伐矣。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強大。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張高舉下。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有道者贍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耶。

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夫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徹、通也。）

契之有左右。所以爲信而息爭者也。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爲常。馳騖於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妄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之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左契之合右契。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懌將渙然冰釋。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利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雱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人。左契乃受責者所執。與之而已。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則得之矣。葉曰。有來干我。知持吾信以待之而已。彼當償則吾不知也。夫然後能當天下之求而未嘗勞。茲不亦如天之無親而惟善人之與乎。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言而不可得耳。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才者不用於世。什伯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樂生故重死。安之故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事少民樸。雖結繩足矣。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內足。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所處爲樂。而不復求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則爲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爲觀而已。故不必信。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以善爲主。則不求辯。以辯爲主。則未必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學。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爲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此下疑脫盡字。者。然後知一之貴也。政和曰。善貸且成。而未嘗費我。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爲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爲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所以大過人而爲萬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爲書。與其所以爲道之大略也。故於終篇復言之。趙曰。莊子言老氏以有積爲不足。無藏爲有餘。言聖人之道如海。酌之而不竭。挹之而愈深。故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此莊子所謂天府。佛氏所謂無盡藏也。終篇繼之以天道者。明此道同天也。

跋

道德眞經集解四卷。從道藏抄出。原題趙學士句解。不著名字。解中有趙秉文曰秉文獨異之云云。按金史趙秉文傳。興定元年。授侍讀學士。晉禮部尚書。仍兼侍讀學士。此題趙學士。其爲秉文無疑。而本

傳及元遺山閒閒老人神道碑。述秉文所著有易叢說、中庸說、揚子發微、太元箋贊、文中子類說、南華略識、列子補注、論語孟子解、資暇錄。獨不及此書。惟劉祁歸潛志云。有老子解。焦竑經籍志。趙學士老子集解四卷。又全解二卷。今檢道藏目錄。全解係亳社時雍撰。因與趙書相連。遂并屬之趙。誤矣。道德經注者既多。諸本經文亦參差互異。趙氏出入諸家。無所偏主。其所引如開元、政和、陸希聲、司馬君實、呂惠卿諸注。皆存道藏。僧肇、羅什、王雱遺說。亦見諸家援引。惟葉石林老子解。僅見於直齋書錄解題。劉巨濟老子注。僅見於郡齋讀書志。今並失傳。而趙氏頗及之。亦可見其采輯之博。伏讀四庫全書總目所收老子舊注。僅河上公、王弼、蘇轍、葛長庚、吳澄及道德指歸論、六家而已。其道藏所存。自顧歡（阮文達公詁經精舍外集以爲即郡齋讀書志所稱唐岷山道士張君相三十家注老子。）以下。不啻三十家。莊列注亦十餘種。惜皆未登著錄。藏書家亦鮮有傳抄者。先雪枝從父嘗校刊陸希聲道德眞經傳、王眞道德眞經論兵要義述、陳景元南華眞經章句音義、李元卓莊列十論。入所輯指海。予以金源人著撰傳世頗希。趙氏此書亦簡質近古。故校以授梓。他日得好事者盡道藏所存古注而並出之。以公於世。亦一大快也。咸豐二年二月既望。錢培名資之甫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老子解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楊瑞文 殷師竹 龍旭光）

G 一四九六上

祥朱